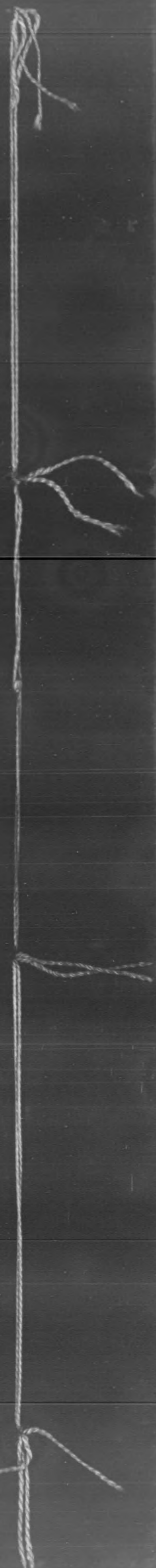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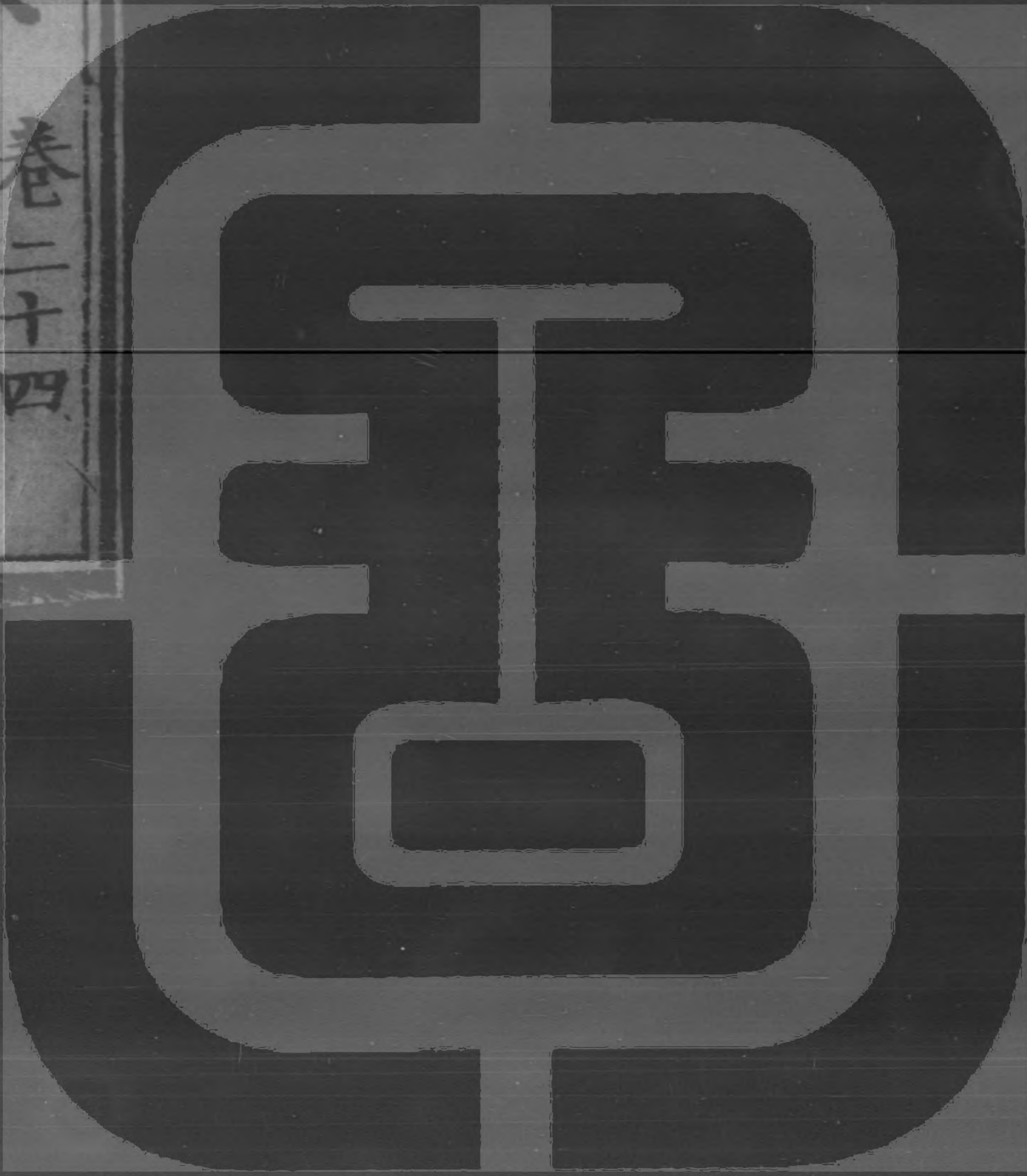


元文類

卷二十四

之二十七



元文類卷第二十四

碑文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明善

皇帝嗣寶曆御宸極拜大司徒栢柱為中書左丞
栢明年制贈乃祖孔溫元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賜碑頌曰
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
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

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
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
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謹
按東平三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
祖是為忠宣王親連天家三世不婚姻
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
追兵尾及困乏絕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
索馳炙其肉啖

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以忠宣遂以已馬濟
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為

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佐

太祖定天下號為四傑

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工人大雪忠武與博爾木張
馬韉蔽太祖臥旦起祖仇跡二人之足不移

太祖從三十騎行磧谷明川遇群盜突射忠武三發
三殪徐撤馬韉障

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
可罕忌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謀

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
以次服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二乃以

忠武為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于野狐嶺北師由紫荆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迤南盡委經畧金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為國守四一年間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于聞喜遺命以未滅金胤為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嗣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甲首數萬禽大將塔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

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于鴈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奮曰大丈夫受恩明主要湏決機兩陣之間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

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金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樞密移剌蒲兀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朕欲援桴鼓衆親繫羸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然奉天子威靈汛掃淮浙取彼山川歸

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蹂早濕之地 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棗陽侵郢陽光州略安慶己亥三月薨第二子曰霸都魯忠憲王之父也
憲宗皇帝命佐

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以誨江淮人帥師與

世祖會鄂渚 憲宗崩內難方訖

世祖以武靖摠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之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 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

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于燕故有此旨未幾薨子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弘吉烈氏

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

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

朝 皇后一日 上適叩及中憲太夫人起奏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回必求魁公論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 上默四年反者平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 上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 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 上驚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叢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

武以臣謬膺宰相獻於三方宋孱生侮 上改容有間曰熟思無以喻卿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時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練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雅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愚罄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輩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 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

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
衆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頽襄樊廟
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
令大章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
行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勅尚書如前
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飢盜熾若不顯戮無以
威衆奏曰盜犯強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
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

皇后弘吉烈氏以玉冊全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
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

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
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
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
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卧
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
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
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
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
治期可立而得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

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王速鐵木兒丞相伯
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
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
下之大策又安用掎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
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為掎克諸事詔皆罷之奏
漕司諸官 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卿事顧
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
倚近習為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
射罪從上賜柰何近習伺間抵隙後引姦黨曰某
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

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
幸 陛下察之 上曰卿言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
二十四年 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
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止善民誤國不聽
二十五年見天不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
不許明年宰相止掌環衛又十年正月十九日以
疾薨于京有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
之口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
獲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闌禿之
先塋忠憲土山巖然若山莫捫其高澗然若淵莫測

具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
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暫不動年十八入
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吏丞相天澤姚左
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實學士默尤深者也立
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剷除苛虐
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
內寧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可安同爲
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
樞機以宗社尊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
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

開一閣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
得失亶亶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
堂一厨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
完矣餘室何用神觀一端嚴望而尊敬每旦暮出入
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三日天
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
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
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謚以及父武
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元都台嗣掌
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

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
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刺氏
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孫一人適
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僉樞
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兼
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

武宗嗣掌環衛

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
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

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
百揆自初仕介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
之望及作相上輔 聖主下率群僚恪司彝憲壹
殉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絕方爾謀叶八座道即
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憲王襲
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

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
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
其所至治化油然而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
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收效所

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繫德爲
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相歸
賢固當稱首古所謂杜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
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
馬桑葛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
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真風
元氣盪滌幹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
表在天下是已若夫紀竹帛銘鐘鼎光在邦家不
得騰實同里而垂休華夏播烈蠻夷未必不在斯
文其辭曰

正統天靳不永以昇倚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
太祖衆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
捷之楚諸部大人崩角啓處侃侃忠武秉鉞專征
薄伐遼霄至于海城戮頑植愿百邑告寧乃趙乃
魏自燕南兵齊魯歸明血戰晉并斬關入秦咸鳳
莫京取馭鯢鯨耄倪不驚金人扼河跼蹐偷生有
據上游帝建九旂有開與圖帝撫八州於穆
世皇暎出東方爰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廿年萬
彙旨昌徼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褒迭進無材不揚
文物其音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

公而守也。正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心之職。

世皇之德，繫今丞相，捐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已，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物阜，海寓晏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孫儀刑，在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光輝接日，勲庸蓋世，維元世萬維，帝業千維，無窮年，以徵相賢，尋河可源，法及岱可巔，苟稽高遠，麻趾方，以迺景行，其全不在斯，錫錫不在斯，鑄奚永夫，俾質之，曰天風雲興，宣文教，黿召石炳，耀山川。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

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一，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

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偉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萬。

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
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隣氏蒙古部人曾
祖考木律哥圖以其兵從

太祖討定諸部嘗為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諡武定祖
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

憲宗皇帝征蜀卒于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
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康考
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沒贈崇仁
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淮安王諡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 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岸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
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

上愈益賢之初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

昭睿順聖皇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為伯顏婦不慚
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
朝野晏清號為極治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年
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為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
相搃襄陽兵伐宋 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
江南汝其令體朕心古法彬事母使吾赤子橫雁

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薄郢州溧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朮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

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鷓鴣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日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我師既渡

江將佐咸賀王曰 天子威靈阿木武勇將校用命
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
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反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
牙守之規取荆湖王與阿木公等東兵興國斬黃
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
以池州來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
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
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
為鎮巢皆送筦籥請城主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
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飢發醫起病人大歡書曰

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候秋再
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
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 上語使者
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
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木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木為
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
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
分軍三進參政阿剌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
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
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

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阿
刺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
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臯亭山宋主遣其臣齎
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
室封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
衛罷易官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
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
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四月獻宋主趙昀謝后
全后于上都 上御大安殿降封昀為瀛國公遣大
臣告成功於太廟 上癸卯王再拜謝曰奉 陛下

成算阿木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
州增食戶為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宗王失
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
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剌吉
走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伯
顏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次舍必
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
死是年得誅罪勅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
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
天誅之公也 上賞其量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

律詔王代摠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譙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逸遂脫追騎以其實聞佐 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師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塔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摠北軍討叛王明里

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于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

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月驛名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遣使召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

成宗即皇帝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按劍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

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

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百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一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立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為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月薨于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賜勅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于白只剌山之先塋夫人別宿真即扎刺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如氏生三男子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

密副使乃真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
中政使買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
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文適資德大夫大都留
守晃兀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畀江浙省臣廟祀臨安

皇上勅建碑于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
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
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

忍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
之重以神器尊安爲務仁視群品無間親踈義使
英材無比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
一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
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
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
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鷄犬無驚歸馬
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師無
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
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

正統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即是而作
頌頌曰

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閱鼓盪風雷駕馭群
才鞭笞九垓糞掃克舊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
俊髦樂世之遭陋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
冠自獻文奮武招維中心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
聖度恢張制曰伊賢也田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噐
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心刑爰資弼亮爰資開湯嗟茲
中土鼎峙三主既殄廿共二一也無武天生聖人賚
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桑西跡虞淵

北盡窮髮南極玄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委勲不
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鳴士娛輿目睢盱望入
中書鉅材乃儲翊運是須肅將天威劔而登殿揚
命群王群王自輟策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微
王慶會幾變始知

世祖神幾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始
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增隆
追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
能茂建元功紀勩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
無窮勅臣作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

元文類卷第二十四

元文類卷第二十五

碑文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劉敏中

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答剌罕既薨之五年皇慶改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答剌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以不顯其相地廬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褒崇之表異之示不可忘其

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鼎彝之勒麟閣雲臺之
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元聖聖相承天佑
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為盛若
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
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
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
下受其賜則忠獻王其人乎上之所以眷眷焉
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
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于茲焉見之臣謹
按王諱哈刺哈孫朔方人其族為幹羅那氏襲號

答刺罕曾祖考諱啓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武
祖考諱博理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毅考諱囊加
台贈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愍曾祖妣哈刺真氏祖妣
完者氏妣脫魯哈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
厚有英才遇

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趣告
帝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

千戶錫號答刺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
勲戚不與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 帝謂侍臣彼家
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
自在答刺罕矣因賜 御帳行器及宴飲樂節如宗
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
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摧堅蹂強以死力自效壬辰
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
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銳服衆從
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德病薨二
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從 憲宗皇帝伐

蜀多勞績戊午薨于軍於是王甫及八歲而識悟異
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儒者談
輒喜至元壬申

世祖皇帝錄勲臣後一見異之命龍家號答刺罕長
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匪以躓傷面上直如
常 帝命醫視眷益重明年秋九月 帝御萬壽山

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勲大朕且大用汝又明
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十月 帝獵三不
刺歸語皇太子曰答刺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乙
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拜太宗正賜

珠衣一襲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
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
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群鬪
毆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 帝怒亟遣王治止坐
其首鬪者京師有以偽造褚幣連富民百餘家王
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
糴有司撫爲姦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
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爲柄臣擅威福
益橫知王惡已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往其家
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

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莅決王曰彼間
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 帝是之而止辛

卯 帝念湖廣失治以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答

刺罕在宗正決獄平 即去恐難其人 帝曰彼地朕

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

祿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

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

兩江蠻獠布溪峒間心蛇起火跳踉小戾則相讎

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

後簡僚佐撫兵民威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

井井有條自宋時有一盜嘯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群盜皆與為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管姦寇伺發溪峒以閏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廿六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

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于今便之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為之賑慰凡災

皆如之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三謹并候戒不
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成宗皇帝于上
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
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
中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祿大夫杭之者庶伏地攀
泣馬不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
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
晦年穀豐歉米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
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未嘗不化之
渾順無罅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

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宴他署
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台乃奏營廟學
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為學官奏遣
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
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忒者議倡言
世祖皇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
代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婦國弗率
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
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
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

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
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首曩陷失士馬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
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常言治道先守令
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
丁憂婚娉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
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 帝疾連歲
權移中闈群邪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
得逞事以無撓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
直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傳冬十有月

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
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
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
務如故中闈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
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 武宗
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慄慄視王以
安會 今上皇帝 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
謀為不軌三月王贊 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
使迎 武宗四月 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
五月 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錄軍

國重事中書方丞相監修國史賜以憲廟所御
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見其子脫歡近侍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
乃罷宣慰詔主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
十五萬緡黃金羸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
百端乳馬六十疋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
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
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
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
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

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
積米以待來考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
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
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
久矣立法以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
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治噐擇軍中曉耕稼者
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
大治至大改元戊申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
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皇太后
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

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
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 帝驚愕命
醫偕其子脫歡行以閏月其日薨于和林所居之
正寢春秋五十文二天雨木冰連日 帝大傷悼
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 今上賻錢三
萬五千緡勅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南之原曰使
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昏議為石塚極至以是
月二十有九日葬焉近而朝著遠而士民以及四
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于冢者無有已
年已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孫都氏繼室扎刺

兒氏昭列氏扎刺兒氏怯列氏並追封順德王夫
人一子即脫歡由近侍為太子賓客 今上御極
遷御史中丞進大夫官榮祿大夫襲號答剌罕博
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憲體白王慶改元壬子制加
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謚大夫之母完者氏封順
德太夫人王為人神宇靖偉簡重寡言覓喜愠
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
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
敵遇徐勣正騎突出敵背連殺矢殪數人敵披靡遁
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君臯兆稷契伊傳周召之為臣歎曰
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
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
事業之目几于世剛明正大巋巍燁燁如此嗚呼古
所謂大匠者王為無愧矣臣既述其事乃繫之以
詩曰

漢有文成以難制將變元有忠武患去未見掖聖承
天偉績世以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嶽降靈維王
以生雲風以類從近列以升穆穆
世皇群臣以權衡孰大予任王子是稱利器所施宗

正焉始以恢然鸚五獄平政理朝有巨姦王不以齒
有媚不故谷姦氣為禡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之鼎
司曰汝以仁釐霜肅露濡化行若馳鳥蠻海夷悅服
熙熙移山机未旬入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
者自懲以吾者相慶百度疊疊咸統于正成宗上
仙回邪以壽張勢挾中闡構謀非常王翊潜龍寘彼
斧斨伊以隼之重賴其胥匡武皇嘉之康錫三接
朔方往以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圯棟折遄歸之
望竟莫以爾愜天子曰嘻斯何人斯何紓予思其
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遠是向尚千萬年監此良相

駙馬昌王世德碑

張士觀

至治元年十二月癸亥制贈駙馬昌王阿失高祖
字禿為推忠宣力佐命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武高祖妣
公主帖木倫公主果真並追封昌國大長公主曾
祖鎖兒哈宣忠保大翊運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定曾祖
妣公主不海罕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祖扎忽兒陳
推誠靖遠佐運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
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謚忠靖祖妣公主也孫

真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父忽隣効忠保德輔運佐
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
封昌王謚忠宣妣公主伯牙倫公主卜蘭奚並追
封昌國大長公主公主益里海涯追封皇姑昌國
大長公主既頒卹典又詔翰林文諸石臣士觀祇
奉明詔按世系王族為亦啓列氏以小字阿失行
忠武蚤逢興運從

太祖皇帝起朔方同諸豪傑飲水于黑河要結盟
誓經啓疆宇初太祖遣使四方詢訪人情至忠
武所時忠武止畜一牝羊烹其羔迎勞使者又以

十一為一



使者馬濟易以已之良馬使回併烹牝羊餞之使
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 上嘉之遂以皇妹帖
木倫公主下嫁寔生忠定帖木倫公主歿繼尚皇
女果真公主嘗從征乃蠻翊衛左右未始少離
上閱其勞以所獲戶民多賜其部我師旣破長城
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
合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即賜忠武且諭旨曰諸
部各遣子弟入侍時火魯刺帶哈兒八台違旨命
忠武提兵千人誅之以令衆復以所隸百姓賜之
迨 上征河西扈蹕戎行備甚勤勞師未旋鼎湖上

仙甫旬日忠武亦卒 太宗震悼不已曰字亮事
我 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
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如國家制忠定繼起擢爲
萬戶尚宗女不海罕公主總戎南征攻嘉州破之
師還卒于道忠靖從 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
尚宗女也孫真公主忠宣先尚 憲宗女伯牙倫
公主以失列吉叛屢著戰功繼尚宗女卜蘭奚公
主征乃顏扈從乘輿忠勤備至 世祖憐之賜名
霸突霸突譯云驍勇也維亦塔烈民世篤忠貞積
慶流祉至王益大王生資英果年十五已能從征

乃顏躬履行陣至今不懈却敵春功者屢矣是以
尚宗女撒兒塔陳公主歲辛丑與都瓦戰射中其
足敗之 成宗錄其功以皇女益里海涯公主下
嫁是生 今上皇后及晉王妃亦隣真八刺繼尚
憲宗女孫買的公主 武宗即位襲為萬戶賞賚
優渥頒金印封昌王仍置王府迨 仁宗朝賜文
豹及海東青白鷓歲以為常 今上即位賜楮幣
一萬定西馬及七寶帶各一 太皇太后繼賜楮
幣萬定子七人曰失刺渾台尚宗王木南子東亦
勒真公主撒兒塔陳公主出也 曰監藏八刺曰阿

刺納夫里買的公主出也曰塔海曰汝奴孛兒只
監藏孛兒只臣竊惟由漢以來言世家者必曰袁
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載在方策以為
美談王家由高曾以來載德象賢忠事我朝至於
奕世封王一門尚主國家所以宗德報功斯亦至
矣其貴視袁氏鄧氏宜無少讓而隆名偉績則
又過之以之銘鐘鼎書竹帛其誰曰不然臣士觀
謹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於皇聖元受命于天群雄入彀載造坤乾忠武崛
起儷景同翻翼佐玉烈執銳被堅矯矯忠定奮其

才賢光依日月躬屬纊韉四征弗庭所向無前在
定宗世孽豎擾邊乃命忠靖扈蹕周旋與謀帷幄
奏捷戎軒忠宣繼之不懈益虔却敵伐叛智勇兼
全篤生昌王于蕃于宣靖氛沙漠忠力益殫惟
帝念勞追卹其先何以寵之國姻世聯何以貴之王
爵世延詔紀金石誓有河山特以表忠千載永傳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共
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
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

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
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為大將戰功多
又多死王事官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
司以詔書議昭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
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
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
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
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
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
列母脫端濶濶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
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
歲月著文于碑臣受詔謹按撥徽蒙古扎剌忽魯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
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
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

之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
宿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
又爲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
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
攻城辟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于繼爲火
而赤博而赤者脣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
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濶出忽都禿太子
出師伐金遂復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

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平以二八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摠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太帥空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平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未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斛兒渾都海興兵

爲亂不受如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璫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摠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璫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至荊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殺大將軍統其師發達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

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摠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摠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丞相伯顏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東渡渡浙取越明台溫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

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叢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爲言

天子從之。迺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徃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旣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摠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旣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受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摠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于天。

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師行庚戌，進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九月庚申，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已卯，哈剌赤渾

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昌平縣東白浮村
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
縣東北又帥師入口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
搃兵者或執或敗以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
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
守居庸之北關聖石以爲周十月己亥拜榮祿大
夫知樞密院事以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
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
武安縣敗獲搃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
以次告平庚子一名還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

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
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月上之上都
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卯皇帝若
曰也速迭兒屬臺鞬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
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丙寅
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
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
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
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勲舊之臣者以其君
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

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
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
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旦中原故將委志
君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
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奮
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
所在也若曹南王冢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
元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
與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
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

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

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
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
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
帝討王誅無徃不從金氣旣衰宋亦就蹙兼弱攻
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喋血以終厲我
國殤克繼父祖忠宜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
肅肅南征絕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
御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教迺訖于時出師有

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溯江薄海
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
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
之下變變孱孱解璽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
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
位以序升入覲 天子龍光是承 天子曰嘻蠢
彼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涯揚舫海若弭靈
天不憖遺亟賈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
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
其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鑿在塗萬騎前乘
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為塵 聖皇
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為國召虎頡頏爾軍何
以表之爾達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
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
士勸忠勿忘

元文類卷第二十六

碑文

高昌王世勳碑

虞集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

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動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勤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為丞相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

刻焉臣集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
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
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
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
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
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
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
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
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荅言婦所
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荅哈言天靈山也南

有石山曰胡力荅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
其國曰和林之盛疆以有此山云壞其山以弱之
乃告諸的斤曰旣爲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
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
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
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
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而
居焉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
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
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

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伍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堯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堯次子馬木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堯至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

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鄂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與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我歸且爾祖嘗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然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

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之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
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
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
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一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
還鎮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
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關
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
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

尚其妹曰八卜义公主有旨帥山河西候與北征
大軍齊發遂留永昌馬會吐蕃思麻作亂詔以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
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跡甘肅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地但故實封爲高昌
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傳之官甘六王印行諸內郡
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培兀八卜义公主薨
尚公主曰兀刺真安西王阿難答心之女也領兵火
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

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日筮吉皆八十又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朶兒只思蠻濶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覲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弟父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哈答失里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出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濶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

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旋趣至京師戮力削平大難鎮湖廣時左轄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揀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箴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

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
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
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
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已
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
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
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正也哉表其碑曰世
勲爲宜敢再拜系之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圖率賦寶

王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一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

衷有附匪䟽以究爾功橐駝介胄十千維旅以從

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非解朝夕邦之世臣食

其舊邑舊邑高敬介乎強並咄爲暴空八來虔劉以殘

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非順我死無貳崇墉言

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

紆難義有絕愛 皇用咨非寇退民完 天子慨

之輦帛載金悴斯漑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

寧我 皇錫之福于廬于處狂非倚之矢盡衆殲

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非揚天威以報無

道 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
噐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績
武睦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時
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昌幕府斯建將
星宵隕亦旣即遠宰木陰陰閱歷歲時顧瞻徘徊
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
享佩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
雖雖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
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旣安旣寧治久告
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袞裳赤鳥進見退息傲于

無虞匪秦伊暢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噓歆有懷永
昌之墟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勲是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
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
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蕪瓜牙
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
以內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
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 唆未納唆未納生亦訥思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訥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訥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訥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漣以供王食馬漣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曰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訥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勾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興龍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

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
敗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剌以所掠諸部還四
月只兒瓦斛構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
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
滅只兒瓦斛六月逐其兵於禿刺河八月又敗之
幹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
伐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
吉踰金山擒北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
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
海東白鶻一國宗亦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

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
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
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
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
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
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
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二十
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
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

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于勝刺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于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兀刺河與也不于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之詔王沿河東

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一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畔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羅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鬯杓以進漣飲親幸委任已見如此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温山夜渡
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
十六年海都軍叛金山抵抗海嶺皇孫晉王帥兵
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
冀晉王出明日追騎六至伏兵殿之七月 世祖
親巡北邊召見王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
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
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既數敗又知 上親征遂
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官文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

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
功行賞先欽察之十一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爲
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
督賊而劄兀兒在宗 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
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
哈刺赤之軍數已及一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
玉帶金帶名鵲練五千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
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
三千有詔進取乞甲上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

日盡取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
行樞密院印海都明四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
將字羅察 成宗白二帝即位詔之曰北邊事重其
免會朝賜白金五千兩冬召入朝有加賜別賜其
軍士鈔一千二百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三年
秋諸王從海都者 日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
之王龍海備之資 日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
等王以朝 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
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如故還邊二月云土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

詔創兀兒世其父古口領北征諸軍後亦封 句容郡
王王帥師踰金山以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
曰蒼魯忽其將帖白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
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
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赫野坐七
不知所爲爭起就王麾師畢渡湧水泊岸木柵
漂散因奮師馳擊二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
帳還次阿雷河與伯拔都之軍相遇字伯拔都
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字
伯障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

字伯馬下坂多顛嶮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字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兀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左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翰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各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

搏之敵不能支遂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戰之三日都哇之兵西至與我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屢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赤知樞密院事塔刺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

功第一無異辭於是武皇命王尚雅勿心禿楚王
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籙以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以鎮之七
年秋入朝上親喻之曰白卿在邊累建大功事
蹟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心意遂賜
御衣一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世其拜驃騎
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以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
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

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相殘紹以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
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
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小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好使吾士民老者
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
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不工上深然之
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
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
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

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朕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地以鎮
撫朔方且十餘年矣海都約木忽兒明田二帖木兒
自 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如亡俘虜
悉復其舊皆殺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心八子用之
無戰不克殿下急官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
請率其衆備驂乘之七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
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黃金
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此元帝所御

大武帳一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
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至
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一黃金二百五
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上曰 世祖
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
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
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
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
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

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
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
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
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
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
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
不下忽都帖木兒戰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
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扎亦兒之地 上聞之
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

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
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
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
王父子沉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疾有
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
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
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
赴忠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
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

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扎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斃吉刺真也曰阿八倫斃吉刺真也曰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

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建康廬饒等處哈刺赤戶六曰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創兀兒之妻察吉兒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真也曰也仙忽都魯宗室也只里文弟曰哈剌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丞

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
闡遺少監登卒六曰荅里太禧宗禋院使七曰潑
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駙馬第
太忽禿魯次日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三日訥只
罕適沙藍朶兒只王四日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
木兒王臣集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旆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邁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
分地有疆羅絡森林呵維文之疆宗于本根孰披則

離孰固以存赫赫

世

永厥成天覆日臨無

往不庭顧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
挺為暴彊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
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
世家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
蒐爾帥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漣孔腴衽金以居
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
呖孰為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取
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鬪死父子百戰從
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

刀困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斷大同洒濯拜
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故焉爾爾邊本同
我太平桓桓 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
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胃作嬪五世王封世
忠世勇 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守國有信史句容之墟
接于太平今王之疆 天子弘所營其功非常報亦
殊特勲勲北郊昭示萬國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勲之碑 馬祖常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
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
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偉絕世之資將相之才與
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

太祖 世宗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爲一世

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曆元年戊辰 皇帝將正大
位天人合應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
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迺誓於
衆曰 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
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
梓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命勇士執諸

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司皆入
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里董瓦等乘遽迎
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
者接踵於此迨左矣癸卯第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
妻孥來 皇帝以是月之中辰發中興以丁巳至
京師比至次旬之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
云駕已次此如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戶各以兵從
民勿譁驚如來者云 皇帝大悅且至於是中外
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王禪將北軍
軍榆林西 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起撒敦馳入營鏖

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土門鎮關撒敦赴之戰

薊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 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

受百官朝 中成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

重事 中書 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

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

雜采二千八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

東出薊討 亮滿迭兒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

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裏

糧趨榆河 木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

上奏事曰 凡軍事一以付臣願 陛下班師撫安

黎庶 七 破還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

海帖木兒 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城三人

送關下斬之已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

兵於紅橋北阿剌帖木兒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刀

中左臂部 田和滿斫忽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

驍捷將也 曾日賄就宿戰所庚辰 上聞之遣使

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紅橋水為營辛巳

合兵鏖戰 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

呼裨將阿剌帖木兒孛術赤岳來吉使將百騎風

上大譟亂 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悟

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田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

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

出其後南向八都兒脫眩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

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

射旦乃西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

兵于昌平北 上遣賜土尊酒諭旨曰丞相無與

敵戰親冒矢石朕不虞柰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

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敵後者臣論以軍法

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履徒跣

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遠

斛兒也不倫撒敦追之走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
温台濶克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
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
孛羅帖木兒蒙古谷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温四
大將縛兩手載於馬鞍獻上 天子斬之降者萬
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
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
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
方憇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而逃
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十月遁我軍渡潞水襲

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朶羅斛及
禿滿迭兒塔海血戰擅子山喜公林唐其世從殺太
平於陣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脫木兒將兵追捕
乙未諸侯王忽剌斛指揮使阿剌帖木兒安童自
紫荆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
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剌
斛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填道入見 天子無
矜容焉 上大悅己亥進封答剌罕太平王以其
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以
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答剌罕華言世貨之也

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戶哈刺
那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剌
斛阿剌帖木兒安童朶羅斛塔海於國門之外齊
王月魯帖不兒元帥不花帖木兒廼起兵嚮門平
曰 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刺
沙囚首請死十月二十有二日庚戌奉 皇帝璽
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 上固讓位於大兄
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辰
丞相護 皇帝璽於北土 明宗皇帝嘉之拜太
師官階如前迨 明廟上賓 皇帝海昇大位一

歲之間爲 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
外清謐華夏又寧者茲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
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 上詔賜定策戶
勲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皇考
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石厥聖
子弗畋以逸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達陰隲
我民上帝監觀諸茲師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
我 天子征伐揖讓 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
呼虎旅疾趨建義禁 群疑未同縛三臣誓言於

公曰大統之傳 武三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干
紀 聖祖明訓封建山叔分地車旗屏翰外服孽
臣萌芽父構我家神心而憤民恫而嗟于徒于旅
闕其如虎仗忠履順 勿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
介胄于時廷臣先事 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扼
具重關使不得突馳 維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
兵悉衆來赴載同我 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蟻
地赭褫衣跣徒日降 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
皇帝曰嘻丞相汝勞 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
首是皆 帝社驍將 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
來二玉璽姦臣蹙顛泥首就死真茲 海寓登世萬
千矢辭貞石无勲之宣元勲之宣開國江孺子孫
保之維善慶弗愆

元文類卷第二十六

元文類卷第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

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子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

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宸以當天下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

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子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

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屐以當天下一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

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
克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
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
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
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
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言之長
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焉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
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

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以橋橋少北曰文武
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大廟西曰郊社正北
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關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
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
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
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
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燕殿東廡曰嘉福樓西
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
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
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

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
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
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
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
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
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
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
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

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
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
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
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
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
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
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
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
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
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

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僉殿試進士之所宮北
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
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
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
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
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
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
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徽台門
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
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
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
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
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
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
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
人之教如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
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

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
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
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
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
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十一未芍藥一
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血川者犯我林
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云盡委而去
乃命參佐王正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滿召匠計
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以眾志既協
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

夫神恠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
廢之也夫人姓并官氏宋女也泗水休以鯉息也沂
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而大司寇攝
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以宋削跡於
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山一處無一而
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然皇郃城之
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無四仲之月
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下有則矣乎
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而人之道也
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照廟等矣吾

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華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馬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徃徃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潭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之麗之勝連

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去久著書立言斷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位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木有奇泐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

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
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
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滄溜者焉洑出石罅激而
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實欲休咸
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
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
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
林益多杉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
五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胃人忘神又

縈紆行數里得岡之奇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
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
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
樹石擲比栢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
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
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恠石嶺坑巧闢試一
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
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
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文觀故侯同知運
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營

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
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群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
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
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
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
辯蠡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
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者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

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
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
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欽崙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
偃或立或將仆隊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竒獻異
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
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
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
出愈有祇暮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
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

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
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
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
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
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
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
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干而行遇佳處輒
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已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餘干州志序記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
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靳陰誘也春秋歲
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
明年為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
競勸為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儻其材貞且良其棟
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暈繚之以闡楯飾
之以朱碧重門榮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
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
成為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
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

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弟弟
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
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秦伯橫
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
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
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
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
天下千餘年殷化爲田河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
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夕夕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
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

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
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
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
翔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
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頤之周轍又東
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
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
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
曰其也殷人也接已墜之殷以自吳烏在其爲魯
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

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
之漢何以命孔吉為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
之人古之人知言知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
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
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
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
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世則人而契之功
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無契也故以殷
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祀設祭器歸周而
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共以而祠於魯達
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貽而旁奮斯寄
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痛以以小宗之餘復自為宗
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為紹嘉孰大焉
設多先哲王在天可以臨以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
奉伯曰教道之格天心以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
而為頑者不矢其後之云上此也其裸將而為膚敏
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
廢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
應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
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

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
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父
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
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
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盜起今平章政事行樞
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
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
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為

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
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寇柵出為寇歲在
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
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代罪公以是年
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酋兩戶至辰州湖
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奉旨調以右邊隘丁協力
濟師俾辰濃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
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之別聽調又起集
山徭於徕以為嚮導約束嚴明部之分整肅先是上
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一里山川形勢公

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
唆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
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斛倪全田
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
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
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
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
旨省院併而爲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
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
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

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
擣虛執俘獻馘皆元貞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
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
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旣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
定而西北窮邊部落普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
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
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
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
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

迷不恭 帝命劉公輅罪致討鐵厥渠魁執訊獲
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
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
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亞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
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
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七有四簋百三十有六
簋如
簋之數爐一年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
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

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顧茲器非度
明年考朱文公釋奠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居
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
三年鳩工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
天澤汗朱鳴謙錄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
真淵會計更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堃沈
伯洋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
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一惠僉王八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康舊有淮

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
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
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郝玉等卜遷于
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
歲月干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老辭
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
史冊所以興劉蹈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觀
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
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
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口明惟朱文公修
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
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游雲夢之事大書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
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以飛語耳實未有
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
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惡則明其無故見執
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
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
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

擊之十一年久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
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
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豨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
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其
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
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
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
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籍使不免其身亦
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
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吕后

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
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
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
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
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
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
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
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
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
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鼗鼓淵淵兮雜奏笙簧牲牲肥膋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我多儀

神之迈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賜得賜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餉神德兮太平旣醉祗報庶兮何千萬祀

舍真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阪列正配酌尊位爲尊二獻比魯分南各以一宗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

從享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
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
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坩各一承祝豆十盞
如之從殺其六盞二盞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
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盥洗勺
悅各一爵篚三悅篚二皆所以畢敬神事也飲福爵
坩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之神人不可以共器
也大略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始以故宋祀式言
之爾若淮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
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

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所損益
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壘俎豆
剝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求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
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邊篚俎以竹以木無
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
否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
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
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
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
孫始至覈之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

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二將
補之有袖舍真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
趙公汝楙守宣城日所作而鋟諸梓者也其圖則
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
於獻魚公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壘
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酋尊皆有壘尊以殘獻
而壘則酌以自酢者也以壘代尊於義未允又司
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有
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
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和間青州於土中

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肩
全刻牛象之刑鑿其背以爲尊
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人製器雖致飾
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
其形智也儻剝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
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穢人之用
器且不宜然况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
傳剝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
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
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

負而譎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
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
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鑿
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
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
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
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
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太尊
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
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

背餘皆從趙錄所考仍作獻各六爲正配酌尊
而以一宗明水居右舊象西可則存之以克從享成
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
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如禮定其數而補足
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心一坫四十有二祝坫
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
又賜胙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
千四百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
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
四十邊二百六十有八塗土之其費百二十貫有

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
坵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邊視豆損一簋百
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壘二洗二篚十俎百
五十一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
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
攸當述之者徃徃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
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
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
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
古制則已若用古制古其形也而今其文理曷若
井形狀而今之猶為同以公筭也噫自孟氏有今樂
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以類失其音韶濩豈與鄭衛
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存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
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石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
腹其尻以迄于成消辰而寡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
位所陳使寘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
聽藏之庫層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
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八
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元文類卷第三十七

正

聖